

闻汉堂记



猜测

张健奎

这是一块唐画像砖，砖上的图样不像大多数的画像砖模印而成，它是一块高浮雕的画像砖。

砖上的图景很精彩，几位女子，一人操琴，一人持方响，一人弹箜篌，一人吹笙，一人击鼓。可惜砖是残砖，高32厘米，长有几许？完好的砖上还有什么人什么乐器，只有猜测。

猜测可能是一支以吹奏乐和弹拨乐为主的小型乐队。画像砖上可能还有吹排箫的吹箫(比li)，有弹琵琶的，是直颈琵琶还是曲颈琵琶？琵琶是唐代音乐中最不能少的乐器，弹奏起来声音如大珠小珠落玉盘呢。

这是在哪里的演奏？演奏什么曲子？

大唐的音乐至今在音乐史上还雄踞巅峰，唐明皇自己还会作曲，霓裳羽衣舞曲就出自他手。唐宫廷里有专门的乐舞机构，达官贵人或文人雅士也都养有官伎、营伎、家伎，从业者众多，多是女伎。她们常常活跃在街头酒肆，把唐朝装点得五彩斑斓花团锦簇。

图上的演奏不像是在街头酒肆的随意演出，右侧那位男士手持竹节像是乐队的引领者，再看那些女子头梳高髻，身着华服，不似民间自娱演出。可这场所也不像是皇宫里的大型祭祀或者庆典，那样的活动要出动上百人。猜测是歌舞伴宴，为谁歌舞？肯定不会是平头百姓了。

这些女伎们站着演奏，显然不是最高级的坐伎，坐伎是最高级演奏者，选不上坐伎的就当站伎，站着演奏。

要边歌边舞吗？想来是的。小型乐队的歌舞伴宴，最少也是要有独舞或双人舞的。跳的什么舞？唐代舞蹈有健舞软舞两类，软舞节奏缓慢，舞蹈柔美，伴宴就是这种舞吧。不会是霓裳羽衣舞，那是娘娘杨贵妃的专利，会是诗人李白欣赏的白紵舞吧？“扞眉转轴若飞雪，倾城独立世所稀”。

演奏的什么曲子？是杜甫写诗赞为“此曲只应天上有，人间难得几回闻”的天籁之音？

闭起眼来，美妙的天籁之音从天外飘来。

随笔

江淹墓前说“才尽”

陈鲁民

金秋十月，我来到墓名已久的南朝文学家江淹墓前拜谒。

早在50年前，我还上小学时，就听老师绘声绘色地说过“江郎才尽”的故事，对江淹的传奇色彩产生巨大兴趣，渴望着也能得一支生花妙笔。可没想到，居然过去了整整半个世纪，我才有机会来到他的墓前，向这位著名文学前辈表示致敬。

江淹墓坐落于河南民权县北15公里，李堂乡岳庄西0.5公里处。墓高约1.6米，周长10米。墓前有石碑一通，为明成化年间所立，上书：金紫光禄大夫醴陵侯江文通之墓。陵园内有一牌坊，两边各有石碑，记载江淹生平及江氏后代重修碑记和名录。陵园树木葱茏，鸟语花香，幽静宜人，为民权县八景之一。江淹是文学大家，6岁能诗，是有名神童，其突出文学成就主要表现在辞赋方面，代表作《恨赋》《别赋》，是南朝辞赋的绝唱。江淹的诗也不乏优秀之作，意趣深远，峭拔苍劲。中年以后，他偶有作品，已不具昔日风采，更乏传世之作，故有“江郎才尽”之说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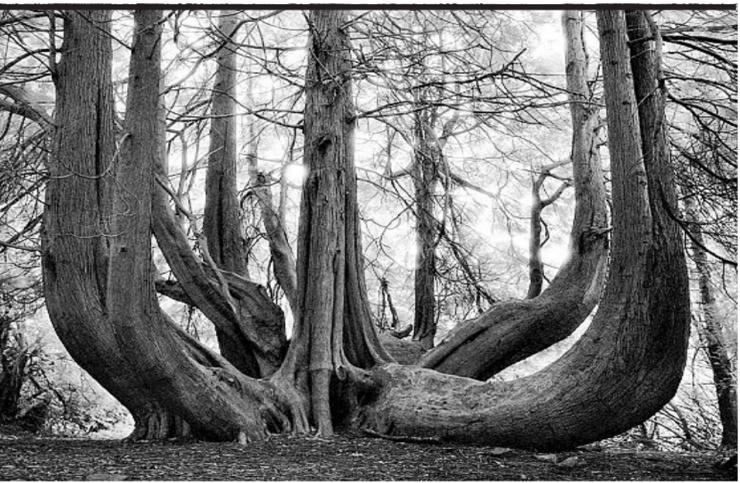
徜徉墓前，我在沉思、遐想。传统的说法，是因为江淹仕途亨通，官运的高峰造就了他创作上的低潮，富贵安逸的环境，使他才思减退，加之忙于应酬，无暇旁顾，才逐渐淡出文学圈子，被人讥为“才尽”，以至于知道他写过《恨赋》《别赋》的人远没有知道江郎才尽的人多。这个说法或许有理，但我们也见识过许多做官为文两不误的名家，如苏轼、杜甫、白居易、柳宗元、曾巩、宋祁、宋祁、辛弃疾等；更有些官宦大文章越好，文笔越老辣，如韩愈、欧阳修、王安石、范仲淹、司马光等，这都是宰相级别的官员，日理万机，比江淹更忙，可人家既没耽误写作，也没“才尽”之说，可见这就是事在人为之理。

还有一种说法，但凡神童，早熟也早衰，项

囊、甘罗、曹冲、王勃、李贺、仲永，无不如此。而且，人的才能是个定量，总共就那么点，江淹因为开发得太早，年纪一大，必然才气尽消，反应迟钝，成为平庸之人。不错，人老了会身弱体衰，精力不济，但智商未必会下降，才气未必会减退，丰富的人生阅历与社会经验，还会弥补年轻的锐气、朝气。李白、杜甫、蒲松龄、冯梦龙的诗作都是越老写得越好，“庾信文章老更成”更是传为千古美谈。陆游、杨万里，还有国外文学家但丁、托尔斯泰、歌德，则都把创作的才华和激情保持到八九十岁高龄。今日而言，97岁的马识途，101岁的杨绛，106岁的周有光，不仅健在，且时有精彩作品问世。这说明，“才尽”与高龄也不存在必然关系。

或许是政治气候不佳，没有宽松的创作氛围，导致了江淹“才尽”的悲剧。这种事也是经常发生的，秦时的焚书坑儒，西晋的钳制言论，明、清的文字狱，都曾导致文学家改行或噤声。1950年后，文化界政治运动此起彼伏，帽子满天飞，棍子到处打，作家诗人们心有不甘，噤若寒蝉，动辄得咎，即便有才，也不敢施展，再加上条条框框太多，只能写奉命文章，点缀太平，就连巴金、曹禺、老舍、茅盾、郭沫若等大作家，都不约而同地表现出了“才尽”的颓势，再没有写出超过他们早期水平的作品，而从文则干脆改行搞起了服装研究。这就是那句老话，胳膊拧不过大腿，形势比人强。

我又想到，2012年，天才作家莫言破天荒地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。“惊喜与惶恐”之后，他就很无奈地被各种采访、参观、邀请包围着，终日沉浸在如潮水般涌来的掌声、鲜花、美酒中，已经很长时间没有沉下心来搞文学创作了，这可不是个好兆头，建议他搬到江淹墓前冷静冷静，与江淹“交流”一二，一定会有所省悟。但愿他不会步江淹的后尘，被人说为“莫郎才尽”哟！



时间的肖像(之三) 贝斯·穆恩 摄影

新书架

《少年台湾》

刘文莉

台湾早已不是我们印象中那个背井离乡的少年了。只有看过少年台湾，方懂今日台湾。

现代台湾各个领域的精英多数是跟作者蒋勋差不多年纪的“台一代”，他们正在越来越多地影响着台湾，掌握着台湾的命运与走向，比如马英九、邱毅、蒋勋、侯孝贤等在政治、经济、文化、艺术各个领域的成就。某种意义上讲这些主流的成长恰恰代表了台湾的成长。读《少年台湾》，其实就是读台湾主流

的少年时态，读懂他们的成长经历。也就是读懂了今天台湾。互防时代、互商时代之后，我们正需要这样一个互读时代，加深一下彼此的了解和理解，这也正是台湾高层频繁来访的意图所在吧。

曾经，乡愁是台湾文学最吸引大陆读者的一个看点，但作为真正意义上的“台一代”，蒋勋的乡愁却是台湾。这无疑需要我们去适应“台一代”之后“无乡愁”的台湾文学了。

文史杂谈

中国古代考选官吏制度

老陈

商、西周时期：各级官吏由国王、诸侯按自己亲属的血缘远近加以分封。主要官吏都世袭世袭。这种官制叫“世卿制度”。

东周、秦时期：东周分为春秋、战国两个时期。春秋时期，周王因对诸侯逐渐失去控制，世卿制度改为选拔制度。到秦，各级官吏由秦王从他认为有才能的人中任用，按功选官制度自此固定下来。

西汉时期：主要采用“察举”和“征辟”两种方法。中央大臣和地方长官把他们考察的人推荐给朝廷，再经考核授予官职，这叫“察举”。皇帝和中央大臣也可直接提名；皇帝提名叫“征”，大臣公卿提名叫“辟”，合称“征辟”。

魏晋南北朝时期：考选官吏为“九品中正”制。“中政”是官名，州郡设大中政，县设小中政。大小中正代表朝廷考察本地区的人才，分别评选为上上、上中、中上、中中、中下、下上、下中、下下三等九级，叫“九品”。吏部根据评定报告依次授官。

隋唐时期：隋朝废除九品中正制度，实行科举制度。隋文帝时设立“秀才科”，各州每年选送三人考核，取优秀者为秀才；炀帝时又设立“进士科”。到唐代，除进士科外，又设了秀才科。

两宋时期：北宋时，殿试第一名称榜首，第二、三名称榜眼。同时，一、二、三名都可称状

元。南宋以后才分别称第一名为状元，第二名为榜眼，第三名为探花。

明清时期：科举考试程序分四级：院试、乡试、会试、殿试；考试文体为八股文。

院试：院试前，先要经过由知县和知府分别主持的“县试”和“府试”。院试由中央官员主持。院试及格者称“附学生员”，即俗称的“秀才”。

乡试：乡试在南京、北京和各省城举行。每三年一次。考期在农历八月。主考大臣由皇帝任命。乡试录取者称“举人”，第一名称解元。

会试：举人参加会试，在乡试次年春天举行。地点在北京，由礼部主持。考中的叫“贡生”，第一名称会元。贡生经复试后参加殿试。

殿试：也称廷试，由皇帝亲自主考。考期在农历四月。殿试结果成绩分为三等：即一、二、三甲。并给予不同出身，一甲取三人，赐“进士及第”。第一名叫状元，又叫殿元，第二名叫榜眼，第三名叫探花。二甲各取若干，分别赐“进士出身”和“同进士出身”。中状元后立即授予翰林院修撰官职；榜眼、探花任翰林院编修。因进士榜用黄表纸书写所以叫“黄甲”，又称“金榜”。被中进士者称为“金榜题名”。唱名后，一甲三人披红挂花，骑马游街。

科举是封建社会摧残人才的罪恶制度，吴敬梓的《儒林外史》中有生动而深刻的揭露。

徐丽婕探身向锅里望了一眼，只见里面的饭粒颗粒分明，饱满剔透，每一颗表面都均匀地裹着一层薄薄的金黄色蛋浆。扬州蛋炒饭驰名海内外，徐丽婕在美国的时候，也常常能够吃到，但却从没见过这样的。她禁不住惊讶地问道：“这是蛋炒饭吗？怎么和我以前吃过的都不一样啊？”

“你吃过的蛋炒饭都是鸡蛋和饭粒分开的吧？那叫做‘碎蛋饭’。”姜山向徐丽婕解释着其中的奥妙，“这种蛋浆均匀裹在饭粒上的，叫作‘金裹银’。我也只是在传说中听说过有这种做法，没想到今天在这里开了眼界。老先生的厨艺，令人佩服！”

老者客气地摆了摆手：“哪里哪里，雕虫小技，让诸位见笑了。”说着话，这边沈飞已开始盛饭了，他先给老者盛了一碗，再依次盛给徐丽婕、姜山，最后才给自己盛了一碗。然后，他笑呵呵地招呼着：“来，大家都动筷子吧。”

那“金裹银”蛋酥米初，味道妙极。众人吃了几口后，都忍不住地连声赞叹。老者面色祥和，一副乐不思蜀的模样。

姜山见时机成熟，放下碗筷，试着把话头引向今天的正题：“老先生既然知道我们三人的身份，那也应该知道我们今日是何而来的吧？”

“你们为‘一刀鲜’而来。”老者直言不讳，“只可惜，他早已不住在这里了。”

姜山倒是不动声色，继续追问：“这么说，您认识‘一刀鲜’？”

老者点点头：“我和‘一刀鲜’做了三年的邻居。这三年里，我每天跟着他勤学苦练，终于学会了这一汤一饭的做法。”

沈飞哑着舌头，惊讶道：“什么？就只是这‘神仙汤’和‘金裹银’，您便花了三年时间才学会？”

“不错。”老者的语气像是在说一件极为平常的事情。

姜山问：“老先生，那您和‘一刀鲜’应该很熟悉吧？”

老者笑道：“就是现在，也仍然常有联系。”

姜山等的就是他这句话，当下便站起身，向老者行了个礼，用诚挚的语气道：“麻烦老先生帮忙引见。”

老者还没来得及答话，一个男孩蹦蹦跳跳地跑进院子，正是三人曾在巷口遇见的那个大脑袋小身子

连载

15

一百多公里的路程大约只用了，一个多小时，就到了罗子沟镇辖区，按照王部长和俞主席的想法，先不到镇，直奔三道河村。

三道河村是个中等村，有300多户村民，是省总在罗子沟镇包点的四个村里，条件相对最好的一个村。

村书记姓于，40多岁，个头不高，拔顶，一说话就笑，给人印象很

好。据说是于书记是个很有经济头脑的人，村里的种粮大户年收入有几十万，是典型的村里致富带头人。

这是分给周处的点。我们回到老周的住处，于书记笑着说，就住我家。于是我们去了他家。独立院，五间房，东头两间是库房，西面三间房子两头住人，中间是厨房，老周的住处是在房子的一头，进屋后一铺小炕，地桌上摆着电视，屋子很干净。大家放心了。

下一站是西碱村，是赵处的点。也是安排住在于书记家，于书记家院里拴着两条大狗，那狗很凶地看着我们。院中心平铺着一堆玉米，大概是在晾晒。

环境卫生看着不如三道河，但走进房后感觉却是大不一样，也是一个干净人家。

最后到我包点的河南村，是个小而贫穷的村。五个人谁包哪个村，当时是我分的。没下来之前，我就和村书记通过电话，知道这个村又小又困难，我之所以选这个村，只是考虑离镇上较近，和其他几个村距离相当，作为下派组组长，和下派的同志沟通联系比较方便。

村书记叫何贵春，他的家是在另一个村子租的房子，不住在河南村里，我住村书记家里的可能没有。来前我和他电话联系时间过他，我的住处安排在哪了？他就说现在不像过去，住在村民家里也不方便，就住在村部吧。但是村部以前一直被村民占用，最近老何刚刚通过法律手段要了回来，正在装修，目前还住不进去了。

脚上穿着一双大水靴，身上沾着灰土的村书记正在装修的村部里走出来，和我说：“没想到你们来得这么快，先住在村长家吧。”

村长是朝鲜族，家的条件还算可以。只是村长和儿子都不在家，正在黑龙江的一个林场改参场的工地干承包工程，村长的老伴也在韩国打工。只剩下村长的儿媳带着个四岁女孩在家。她俩住在东屋，我的行李被安放到西屋。

可能之前何书记和村长的儿媳说过安排我住的事，听到我们的说话声，村长的儿媳从东屋出来

的淘气鬼。老者向那孩子招了招手，道：“浪浪，过来见过这几位客人。”浪浪答应一声，撒娇似的扑过来，转头对姜山道：“刚才巷子里有人给我一封信，说如果看到一个叫姜山姜先生的，就转交给给他。”姜山展开信笺，看着看着，脸上没了笑容。

“那信上说了什么？”徐丽婕关切地问。

姜山沉默片刻，淡然道：“你父亲约我今晚在‘一笑天’酒楼买菜。”

“嗯。”老者听到这个消息，似乎颇为满意，“我就知道，徐老板不会轻易认输的。姜先生，你想想‘一刀鲜’，还是先赢了今晚的比试再说吧！”

第五回 笑傲群雄得妙味

从傍晚时分开始，来到“一笑天”酒楼的人便络绎不绝。就连浪浪都跑来了。大厅中间空出一个小小的擂台，正对擂台空着三个主座。

徐叔、马云和陈春生三人鱼贯从后堂走了出来。三人都是表情严肃，一言不发地来到正对擂台的主座前。徐叔身为东道主，自然在中间一张椅子上坐下，马云和陈春生分居两侧，一旁自有服务员奉上上好的绿茶。三人坐定后，徐叔挥了挥手，五六个小伙计走上擂台，搬的搬，扛的扛，七手八脚地在中央位置搭起了炉灶，接着，锅碗瓢盆、油盐酱醋等一应用具、佐料也都摆放妥当。

此刻，大厅内的众人全都自觉地安静了下来，场内的气氛亦随之凝重，近百双眼睛全都齐刷刷地盯着后厨通往擂台的出口，一场激烈的名厨对决呼之欲出！

姜山和一个胖胖的男子从后厨出口走上了擂台。徐叔抿了口茶，润润喉咙，然后朗声道：“诸位，今天的比试即刻开始。这两位，我想大家都认识了，这个年轻人便是与淮扬厨届定下赌局的姜山姜先生，另一位更不用多说，是‘天香阁’的彭辉彭师傅，他素来以选料精细闻名于扬州厨届。”姜山和彭辉均微微欠身点头，向众人致意。

徐叔略作停顿后，继续道：“今天双方比试的菜目是：大煮干丝！”

文苑撷英

咏菊诗话

陈永坤

菊花绽放于岁寒霜降之季，独立寒秋、不畏严寒的性格使人倍加喜爱。深受历代文人的喜欢，留下许多赞美菊花的诗文佳句。

战国时期的爱国诗人屈原，他遭谗被逐，愤然写下《楚辞·离骚》：“朝有木兰之坠露兮，夕餐秋菊之落英。”“春兰兮秋菊，长无绝兮终古”，以诗寄托爱国情思，以菊花其洁身自好、不同流俗的品格。后世咏菊时遂用“餐英”为典故，隐喻高洁之意。虽然此诗中菊花还只是点缀物，不属于真正意义上的咏菊诗，但却成为后世浩如烟海的咏菊诗词的滥觞。

晋代诗人陶渊明，将菊花素雅、淡泊的形象与自己不同流俗的志趣十分自然地联系在一起，以致后人将菊花视为君子之节、隐士之操的品质。他成为后世文人心目中的隐士典范。他酷爱菊花，写下不少咏菊名篇。“采菊东篱下，悠然见南山”，“泛此忘忧物，远我遗世情”等名句，堪称咏菊诗的经典。

唐代诗人岑参《九日思长安故园》诗云：“强欲登高去，无人送酒来。遥怜故园菊，应傍战场开。”长安失守，战乱纷繁，勉强登高，无人送酒，可惜故园秋菊只能傍战场而开，无人欣赏，是令谁诗人心爱的菊花落到如此下场？令人回味深思。

唐宋诗论家、诗人司空图单爱白菊，他写的30多首菊诗中多写白菊，典型的有《白菊三首》、《又白菊三首》、《再白菊三首》、《白菊杂书四首》，真是情有独钟。令人想起《红楼梦》中众芳的《对菊》、《咏菊》、《簪菊》、《问菊》、《菊影》、《菊梦》等十二首尽情写菊的菊花诗会；他要把白菊描写成风中的舞袖，要么比作雨中的病躯，要么是醉汉的身影，或是梦幻的仙身，花中有人，人中有花，真是诗思缥缈，情深意长。

唐宋诗人咏菊词中，最让人欣慰、振奋的要算毛泽东抒写的《采桑子·重阳》：“人生易老天难老，岁岁重阳。今又重阳，战地黄花分外香。一年一度秋风劲，不似春光。胜似春光，寥廓江天万里霜。”此词以鲜明健峭的风格，天马行空的气势，乐观豪迈的情怀，摆脱咏菊词幽雅淡雅的传统意蕴，表现出全新的豪迈劲节艺术境界和雄奇奔放的艺术风格，堪称菊词一绝。

北宋大臣韩琦“虽惭老圃秋容淡，且看黄花晚节香”，借花喻人，歌颂永守晚节的高尚精神；南宋爱国诗人郑思肖“宁可枝头抱香死，何曾吹落北风中”，赞扬了菊花宁死不屈的品格；唐代诗人元稹“不是花中偏爱菊，此花开尽更无花”，更是直抒胸臆，表达对菊花情有独钟的怜爱之情；北宋女词人李清照“东篱把酒黄昏后，有暗香盈袖。莫道不消魂，帘卷西风，人比黄花瘦”。此词运用烘云托月的手法，有藏而不露的韵味。全词不见一个“菊”字，但“菊”的色、香、形态却俱现纸上。

众多的咏菊诗词中，最让人欣慰、振奋的要算毛泽东抒写的《采桑子·重阳》：“人生易老天难老，岁岁重阳。今又重阳，战地黄花分外香。一年一度秋风劲，不似春光。胜似春光，寥廓江天万里霜。”此词以鲜明健峭的风格，天马行空的气势，乐观豪迈的情怀，摆脱咏菊词幽雅淡雅的传统意蕴，表现出全新的豪迈劲节艺术境界和雄奇奔放的艺术风格，堪称菊词一绝。

2